

BOOKOO.com.cn

三姑圖

朱文穎 著

三姑母

朱文颖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OO.com.cn 和/或 www.BOOKOO.com)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OO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, Inc.的商标。

三姑母

三姑母成兰，是我父亲的二妹。大姑母和二姑母，在我出生以前，就由祖父作主，嫁了人，嫁得又远，不是经常回家。因此，自小我就与三姑母相熟一些。我七岁的时候，三姑母正是十八的年纪，身子单薄，穿得也素淡，平日里不大讲话，闲着时就关了门，临一些祖父给的字贴，画几笔竹子。我在先生那里放了学，有时候就上她的房里去。三姑母从来不说那些教训人的话，她总是淡淡的笑着，我把她叫做兰姐。

祖父是个嗜戏如命的人，在园子里搭了戏台，隔个三、两日，就请了戏班子来唱戏。祖父爱听那些个清淡的曲子，常点的就有《牡丹亭》的《寻梦》、《西厢记》中《听琴》几折。祖父并不是很推崇名角的，请的戏班子，不大，但都是见过世面，懂戏，能唱得好曲子，那戏子，也必定要俊雅脱俗，免去尘土气的。我记得，那时候常来的，有个昆山的班子，十多个人，几个软包，三、四只箱子，早上抬了来，黄昏时搭了戏台就唱。那里面有个演花脸的，一

次父亲过生日时，点过一出《将相和》，我对那个大花脸的廉颇印象很深。

昆山的戏班子来时，三姑母是每场必到的。但她从不坐在台前，而是找一个离戏台较远的角落，静静的坐下。台上柳绿花红，她却总是一袭白衣，或是淡色碎花的长旗袍，过了脚裸，在当时已不是很时兴的了。逢上那些艳曲丽词，她就略略的沉一下头，手里的香扇轻轻遮一遮脸。曲文刚完，三姑母站了起来，袍子贴着她纤巧的身子，垂落下来，有一点点的香。她远远的朝戏台望一望，沉吟半刻，没有声息的就走了。每一次都是这样。

但第二天早上，三姑母就在书斋外面等我，一下课，她牵了我的手，迳直的就回房里去。三姑母的房里冷冷的，到处都是冷色，只在窗前的花格上，摆了一盆贴梗海棠。三姑母让我坐在书桌旁的圆凳上，在我面前放上些水果甜食，然后就开始问我：昨天的戏好看不好看。我一边吃着蜜糕，一边说，好看。她又问：那些各种扮相的戏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个。我想了想，说，那个大花脸最有意思了，只可惜，他好象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来了。

三姑母长长的，然而又极轻的叹了口气，站起来，说，

来，我学出戏给你听，你看看倒是象谁。她走到门口，朝园子里看了一眼，然后掩了房门，莲步轻移，走了个小圆台，一个亮相，字字珠玑：彩云何在，月明如水浸楼台。僧归禅室，鸦噪庭槐。风弄竹声，只送金响，月移花影，疑是玉人来……

还没等她唱完，我就叫了起来：是小生！是昨天那个演张生的刘云，兰姐你学得真象！

那几日，教书的先生因为儿子成亲，回了乡下老家。我就天天到三姑母那边去。三姑母总是关了门，唱戏给我听，兴致好的时候，她还会穿了戏衣，上好了戏妆，搭油彩，打底色，拍上胭脂，搽红，勾眼，画眉，在手臂上搽上水粉，然后又勒头、梳扎、贴片子，插戴头面……她学小生的戏，也学花旦和青衣。我虽然不懂戏，但看多了，隐隐约约的觉得，三姑母小生的戏，学得好，走步、运腔，活脱脱的一个男儿郎，但眼神里又是有媚态的，书上讲的是：“眼为情苗，心为欲种”。三姑母唱小生的时候，那眼睛，就象是媚给身子看的，两颊桃红，醉了酒似的，唱完了，她也不问我好与不好，呆呆的站着，反倒是忘了屋子里还有我这个人。有一次，她一曲已罢，一个人走到窗前，

开了窗，正是黄梅雨季，空气中潮湿而又郁闷。窗外是一个小天井，长了棵粗枝的栀子。窗和屋檐都是灰黑的，沉沉的斜着，栀子的肥叶上，留着雨水，四面的瓦与墙，压迫下来，雨水就滑进黑的泥地里去了。三姑母站在那里，一声不响，也不回头看我一眼。血红的彩衣，在灰色、黑色与怪诞的绿色里，因了静态，更显出了突兀。

“兰姐。”我轻轻叫她。

没有回答。

“兰姐……”

忽然，一种细微的，又一下子变为巨大的恐惧，笼罩了我，我一下子觉得，那个站在窗前穿戏衣的女人，不会是三姑母了，三姑母在唱戏的时候，笑着，但也不是在对我笑的，等到唱完了戏，三姑母就真的没有了。我很怕那个站在窗前的女人转过身，就从凳子上跳了起来，拉开门，飞一样的奔进了雨里。

晚饭的时候，三姑母坐在我对面。我低了头吃饭，眼角里总觉得，三姑母在看我，在对我笑。喝汤时，我听见祖父在叫我：三站在与你说话呢，怎么没有听见？我惊了

一下，抬起头：“啊？”三姑母朝我笑了笑：是不是身子有点不舒服，一句话也没有讲。

我看了她一眼，仍旧埋了头吃饭。

吃完饭，接着就是茶局，祖父喝了几盏，就连声地叹气，说现在时局动荡，兵荒马乱的，世风日下，好的戏班子越来越少了，就连昆山的那个，今天早上他们的班主派人捎信来，说是日前境况不佳，不得已，只能多走几个码头，听戏人的俗雅，顾不上了。今日就要启程到南京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

我正有点犯困，迷迷糊糊的听着，只觉得啪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下。掉转头去一看，原来是三姑母手里，那把垂着绿玉坠子的香扇。三姑母红了红脸，把扇子捡起来，放好了又坐下，拿了茶盏，喝着茶，茶可能烫了一些，她的脸涨得通红，三姑母显出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甚至还尴尬的，带点无助的对我笑了笑。终于，她坐不住了，走到祖父面前，说了几句，又过来拉着我的手，问我去不去她房里坐一坐，我正不知道该不该去，祖父说话了：小容今天《诗经》背了没有？我说还没有。祖父就对三姑母挥了挥手：你先回房去吧，容儿的功课，我已经好久没

有过问了。三姑母答应着，走了。

昆山的戏班子去了南京，接着就好几个月，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园子里顿时空落起来，开始时，祖父也请过几次唱戏的，但请过了一次，也就没有再请第二回的。这样走马灯一样的换了几趟，祖父长叹一声，很久不提请戏班子的事了。

教书的先生还没从乡下回来，我每天去祖父那里读书、写字。三姑母那边，难得去个一、两回，她多半是躺在床上，也懒得与人说话，让我坐，让我自己拿糖吃。两颊红红的，不是健康的，血色里面的红，倒象是得了肺病的样子。我坐在她的床边，三姑母枕了个枕头，歪着，说，天井里的栀子，也败了。我说，园子里这两日开了些不知道名字的草花，淡紫色的，不香但美。三姑母说，是吗，很美吗。我说是的，我采来了，给你放在房里。等我采了一小把回来，三姑母看了一眼，就说困了，昏沉沉的要睡过去。

祖父给三姑母请了个老中医，相过脉，配了几付调养的药剂。在清淡而又苦涩的草药香里，一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
八月的一日，家里人团圆着，在园子里赏月作乐。风清月明，天地如银。大家怀念起那个昆山的戏班子，说，这样的月夜，一面是箫声，一面是曲音，应该也就没有憾事了，不禁有些伤感。但这样的伤感，在于我，几乎是淡到没有：“兰姐能唱很好的戏的，唱得与那个小生一样的好！”我有点骄傲的说。

“哦。我们怎么不知道？”祖父极感兴趣的说。

三姑母这几日，气色略好了些，月光下，显得清润朗然，她竟然一点也没有推辞，很大方地站在了那片竹影之下，父亲拿了他的那竿紫竹箫，箫声清越入耳，三姑母的那段戏，唱做俱佳，眼风、情态、意韵，活脱脱的一个刘云！哪里还象一个闺中的病人，分明是张生的转世，月影竹风，佳人已近，我不由得看得呆住了。

谁也没有声响，都呆住了，祖父，父亲，母亲，两个姑母，一曲已完，月光下有一种清淡的香。

太象那个小生刘云了，太象了，我听见祖父低声的说。

乡下传来消息，我的教书先生在归途中，遇上了匪人，劫去了盘缠，身上伤得也很重，近日里不会回来了。祖父

与父亲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我进省城去念书，世道再乱，书还是要念的，并且一定要好好的念。母亲和三姑母都舍不得我，但也只能打点了行装，准备着送我上路。这一去，直到新年的时候，才又回了家。

家里热热闹闹的，还挂上了灯笼。昆山的戏班子又回来了，刘云和一个小旦，正在台上唱一出新戏。我到处的找三姑母，戏台下没有，房里也是空的，好不容易在园里的梅林里看到她，寒冬的季节，三姑母穿着银灰的棉袍，愈发显得清瘦单薄，手里还拿了几枝刚折的梅花。一见我，她一下就把我搂在了怀里，说：长高了，又长高了。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挣脱了出来，问道：兰姐的病好些没有？

三姑母摇了摇头：没有什么病的，身子虚一点罢了，过了冬天就会好的。

我说：刘云正唱戏呢，你怎么不去看？

不看也罢，来，替我抓住这枝子，顶上那枝梅花，瘦瘦的，刚开了几朵，插起来一定好看。三姑母一边说，一边踮起脚，折着梅枝。

大约采了七八枝梅花，我和三姑母就一路说笑着回房去了，经来池边小桥的时候，远远的，听见西边戏台那里闹哄哄的，响成一片。

“散戏了。”三姑母说。

忽然，我看见了刘云。就在桥的对面，也象是要过桥的样子，见到我们，他停住了脚，站着。刘云已经换下了戏装，着一身灰蓝的长衫，俊逸儒雅，静静的垂手而立。三姑母也站住了。我们正站在桥的中央，园子里没有声音，默默的是冬天的日照，太阳如冰，阳光如水，在桥上，在水里，在三姑母手中的梅枝上。三姑母牵了我的手，走了过去，经过刘云身边时，刘云微微的弓了弓身，三姑母也颌首致意。

又走出了三五步的样子，我连忙问三姑母：兰姐你怎么不与刘云讲话呢？

三姑母没有回答，她甚至手里捧了梅花，一个人快步的向她房里走去，把我远远的甩在了后面。

听到三姑母的死讯，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。我在省城里接到父亲写来的家书，我看见里面“三姑仙逝”几个字，

吓了一跳，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我星月兼程的赶回家，家里人眼睛都红红的。我问母亲：好好的，兰姐怎么就走了呢。

母亲拉着我的手，说：你现在大了，也懂事了，三姑的事，本来是不想讲给你听的。那次新年过后，你回了省城，你三姑的身子就是一天不如一天，请了好多医生，都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只说好生调理着，不碍事的。但眼看着，人一天天的瘦下去，都脱了形了。说来也怪，只要那个昆山的戏班子一来，她精神马上就见好，有时候去看，有时候不去看，但眼睛里神采也有了，人也活泼了，不论刮风落雨，定要到园里折些花啊草啊，在房里供起来。这样一来二去，大家心里也就猜出了几分，不管怎样，人的性命要紧啊。你祖父远兜远转的问过她几回，觉得刘云怎么样？可她红了红脸，就是什么也不肯说。到后来。人是瘦成不象样了，神志也不很清楚，说话，手势，走路，不象个女的，倒是活脱一个小生样了。也真可怜，直到临死，她都没有说出，她喜欢那个叫刘云的戏子，她就是不肯说……

那天晚上，我没有睡着觉，我想起新年过后，三姑母

送我去码头，船要开了，她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就是不肯放开，船开出很远了，我回过头来，她还站在那里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那一年，我十五。三姑母二十四岁，她死在夏天，我想，她其实应该是在冬天离开的，特别是在那些下雪的日子。